

风华录

龚一：用70年时光，在琴弦上续写中华文化生命力

●任晓慧

近日，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名古琴演奏名家及爱好者齐聚江南曲圣纪念馆，聆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民盟老盟员龚一带来的《打谱漫谈》讲座。龚一今年已85岁高龄，从13岁与古琴结缘，到如今成为当代琴坛的标志性人物，他用70年时光，在琴弦上续写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普通家庭里走出的古琴家

龚一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他笑着说：“我是家里老大，所以就叫龚一。”13岁那年，龚一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启蒙老师张正吟。谈起张老师，龚一的语气里饱含感情：“《洒干倘卖无》的一句歌词很好地描述了我和张先生的关系——‘没有你，哪有我’。”

在一次音乐会上，二胡、笛子、琵琶和古琴的旋律此起彼伏，但龚一一下就被古琴的声音所吸引住了。少年龚一向负责学校国乐组的张正吟老师表达了想学古琴的愿望，却被回绝：“古琴不好学，你学别的吧。”

这句“不好学”反而激发了少年的韧劲。他先学二胡、琵琶、古筝打基础，凭借过人的乐感和刻苦，很快在一众学生中脱颖而出。张正吟看在眼里，终于松了口，不仅教他古琴技法，还特意把学校的美术室给他练琴，堆满石膏像的美术室成了龚一最早的“琴房”。

也许是命运惜才，龚一学习古琴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接到一个好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副

主席查阜西先生正带领团队开展古琴状况调查与乐谱收集工作，会途经南京！15岁的龚一被张正吟老师推上了汇报演出的舞台，音乐会结束后，查阜西称赞：“这孩子值得好好培养。”

1957年，龚一成功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后来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学习：“附中4年，本科5年，我在淮海路周边待了9年。”忆起往昔，他忘不了张老师的美术室，也常常翻开查先生的回信集，他指着其中一封说：“这是1964年查先生给我的回信，我那时就是个籍籍无名的年轻人，我怀着崇敬的心情给他写信，他给我回了4页信纸，这是一个古琴琴师对年轻人的关心和爱护，这是对事业的责任感，更是对文化传承的扶持和引导。”

“琴音”当随时代

对于古琴艺术，龚一先生有着自己独到而深刻的见解，他强调古琴本质上是一门音乐艺术，应该回归其艺术本体、回归音乐本身。

“琴棋书画，这是文化修养的一个范围，是一种象征性的内容。有人把古琴说得玄乎、高深，可它首先是一件乐器。”他直言，古琴的精髓在于能通过音准、节奏、气息，传递真实的情感。

在龚一的琴学理念里，“传统”从不是僵化的教条。他说：“清代画家石涛讲‘笔墨当随时代’，古琴艺术也是如此，创作者得有自己的思考。当然，共性的东西不能忘，就像蔡文姬的

《胡笳十八拍》的创作背景已不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性，但是母子分离的感情是古今来人人皆可体会的共性。”

多年来，龚一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多次举行古琴独奏音乐会，也两度进入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奏古琴，还从事古代琴谱的发掘、研究及新曲的创作，发表《古琴演奏法》《龚一琴学文集》《琴学探微》等专著。他始终秉持一个理念：要创作反映社会、表现情感的作品，要留下自己时代的足迹。

文化传承与民盟故事

“我这一辈子，除了演奏，就是讲课。”从上海音乐学院的讲台，到全国26所高校的礼堂都留下过他讲古琴的身影。二三十年里，他累计举办数百场讲座，听众既有专业学生，也有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普通市民。“不是为了培养专业琴家，只是想播下文化的种子。”他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积极践行者，致力于将古琴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作为1984年就加入民盟的老盟员，龚一始终感念民盟的支持与关怀。“民盟以文化、教育、科技为主要界别，这和我做的事特别契合。”他回忆，当年民盟的盟员杨礼科先生推荐他入盟，此后他担任上海民族乐团团长变得事务繁忙，参与盟务活动的时间少了，但民盟的关怀从未缺席。“去年夏天，民盟还



给我送了夏季的营养补助，特别贴心；每个月的《上海盟讯》报纸，我都会认真读，里面谈及文化交流和传承的文章，倒也常看常新。”龚一说。

如今龚一虽已到耄耋之年，依然没有停下忙碌的脚步，他仍是上海民族乐团的演奏员。“我现在整天的工作就是演奏、教学和电脑写作。”他正在修改对《广陵散》《酒狂》等经典琴曲的深度解析，也撰写了一些对古琴传承现状的思考。他笑着说：“文章不怕于篡改，等以后写好了，我也发几篇到《上海盟讯》，向民盟‘汇报’。”

（作者系民盟市委机关干部）

文化心语

以文化为烽火：历史回望与时代映照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的历史性时刻，原创话剧《点翠》完成了一次对民族精神与文化根脉的深沉回望。作为该剧的主演之一，我深深感受到作品所承载的历史重量与时代光芒——它所呈现的，是一场发生于心灵与信仰层面的“文化抗战”。

《点翠》超越了硝烟弥漫的正面战场，而将视角投向文化坚守与精神抵抗的更深维度。剧作家、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黄昌勇凭借其深厚的历史洞察与文学功力，构建了以青年西行之旅为明线、文化存续为暗线的双重叙事结构。这一架构本身就蕴含深刻的美学意图：时代洪流与个人命运交织，地理迁徙与精神成长同步，剧作既具史诗般的开阔格局，亦不乏细腻动人的人物弧光。

剧中所聚焦的老艺术家及青年文化人群像，他们手中的武器不是枪炮，而是笔、是乐器、是舞台上的唱念做打。他们的抗战，是“不演出”的决绝，是“西行”的薪传，是以文化火种延续民族之魂。这种“文化抗战”的理念，深刻揭示抗日战争的全民族性与精神层面的多重维度。

在众多角色中，我饰演京剧名伶方玉珩，无疑是全剧精神内核最为集中的体现——其命运深刻诠释着“士之节”与“艺之魂”。方玉珩的形象由三重身份交织而成，共同构成其复合型的悲剧底蕴：“名伶”之傲。作为享誉中外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他骨子蕴藏着传统艺人的清高与风骨。他视艺术为生命，追求极致与纯粹。面对日方军官高桥新一，他的拒绝不仅出于民族义愤，更源于对艺术被强权玷污的本能抵抗。他的“息演”，是以艺术家的全部尊严，完成对侵略者最沉默而最有力的抗议。

“慈父”之柔。中年丧妻后，他独自将女儿方吟抚养成人。他对女儿的爱，深沉而睿智。这份爱，最终让位于一份更宏大的托付：他将女儿与象征文化的点翠头面一同送往大后方。这是一个父亲所能做出的最艰难也最伟大的抉择，意味着他将文化传承的火炬交给了下一代。他劝说方吟离开上海时，近乎恳求，这与他面对日本人时的强硬态度形成巨大反差。这份“柔”，成为他性格中最动人、最具人性光辉的部分。

“士人”之节。方玉珩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将气节视若生命，超越了艺人身份，在他身上体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士大夫精神。他以绝不登台为侵略者演出为抵抗方式，坚守的是乱世中一个艺术家所能捍卫的则是尊严。他让我们看到，文化不是软弱的呻吟，而是最坚硬的青铜铠甲。

这三重身份的统一，铸就了一个充满内在张力的悲剧性人物：一个想守护艺术纯粹性的名伶，不得不卷入政治；一个想保护女儿平安的慈父，不得不将她推远；一个欲独善其身的士人，最终被外界的黑暗所击碎。

方玉珩是京剧艺术、传统文化与士人精神的鲜活象征，整个故事因他而起。周游的西行任务、方吟的离开、点翠头面的转移，所有核心情节都围绕如何保护方玉珩及其所代表的文化这一主线展开，他是那个“不在场的中心人物”。他的死并非偶然，而是必然。从拒绝演出开始，他就已步入殉道之路。从最初称病不出的“被动”的坚守，到最后他主动组织义演呼吁上海各界名人一同为抗日捐款，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完成了从“守护者”到“牺牲者”的升华。他的死，是为文化、为气节、也为唤醒民众的抗战意识而进行的仪式性献祭。这种“沉默的抗争”是东方美学中极具深度的悲剧表达。

方玉珩即“活着的点翠头面”，二者互为映照，构成了一组璀璨而悲壮的文化意象。点翠头面之美，对应他艺术成就之辉煌；点翠工艺之残忍（取活鸟之羽），隐喻他所处时代之残酷及其最终命运；点翠之水恒蓝色，象征他气节之不朽。他以其生命所捍卫的正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活气”。他人格的华彩、命运的悲剧，都与这件头面一样，璀璨夺目，又令人心碎。

《点翠》的排演，绝非一次简单的历史复现。在全球化的当下，文化认同、精神独立与传统价值的现代转化，已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命题。这部剧作促使我们反思：何谓文化根脉？如何在时代巨变中守护精神的尊严？方玉珩的抉择与那群热血青年的西行之路，为今天我们探讨文化自信与民族精神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注脚。他们的故事提醒我们：文化的生命力，不仅在于传承，更在于创新发展；不仅在于坚守，也在于开放交流。

怀揣敬畏，我期待《点翠》能成一束照射历史与当下的光芒，引领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感受那文化烽火中既热烈、又温暖的永恒力量。

（作者系民盟上海戏剧学院委员会盟员）



▲佟瑞敏在《点翠》中饰京剧名伶方玉珩（尹雪峰 摄）

蜗牛、巧克力与生活启示录

●文艺评论家 孙孟晋



16年前看《玛丽和麦克斯》，被它的怪趣味中的美好所吸引，一句“你不完美，我也一样”的台词深深地嵌进了顽固不化的脑子里。一旦意识到，人生的成功与失败也一样，就会坦然地接受并不完美的自己。

亚当·艾略特的黏土定格动画都是纯手工的，他是澳洲大陆最后的手艺人，这样一部考验道具与场景制作的定格动画，需要的周期少说也要5年。但导演亚当·艾略特像蜗牛一样，蜷缩在他抵御世界的自我保护壳里，他让喜爱他的生活启示录的影迷整整等了16年。

今年再看亚当·艾略特新作《蜗牛回忆录》时，我们也老了，我们也会期待影片中的姐弟俩童话般的团圆。人是越老，越摸不透生活的道理，遗憾与追悔像气团，模糊了各种缓慢的身体能量。艾略特在他所有的动画作品里，包括5部短片、2部长片，都渗入了他的人生经验。像玛丽和麦克斯一样，艾略特也有一位长达20多年的笔友；和格蕾丝的癖好相同，他全家都有囤积癖。

人总会在某个区域延长他的生命长度，艾略特镜头下的人物都有一些怪癖。他本人患有家族遗传的生理性颤抖，所以他让他的角色长得不对称，或是让人物处在

身体的自卑中，如《蜗牛回忆录》里的姐姐格蕾丝有唇腭裂的生理缺陷，还有玛丽额角上的胎记，包括麦克斯的阿斯伯格症和萍琪的阿尔茨海默症。

艾略特的一大主题是孤独，他的人物都有沉重的忧伤，但最终都找到了自洽和救赎的方式。早在他的自传体的短片三部曲《叔叔》《表兄》和《兄弟》中，就有分离和破碎的暗黑风格的雏形，这些家族成员的“畸人”别传，一个个都被生活折断了翅膀。比如他的叔叔，在他的世界中只有一棵柠檬树，还有令他讨厌的蜗牛。蜗牛的隐喻，还有《蜗牛回忆录》里的第一金句“人生只能倒着理解，但我们必须向前迈进”，最早都出自《叔叔》。

在《玛丽和麦克斯》里，蜗牛是躲在玛丽一度空空的信箱里的；到了《蜗牛回忆录》，格蕾丝养了一屋子的蜗牛，她靠蜗牛众多产生安全感，她自己就是一只蜗牛。巧克力，是生活苦难的弥补，玛丽和麦克斯互寄巧克力，想在远方存留一丝温存。艾略特所有的主要角色，都在孤独与磨难中坚守着善良的品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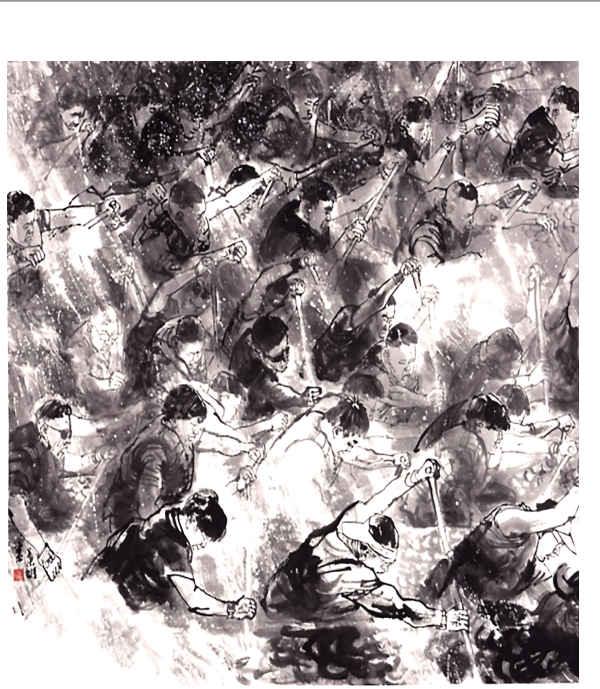
艾略特的一大特色是他的金句，他的金句不是对着假想挥舞拳头，也不是人

生的加速度，而是在饱含泪水的脸上绽放欣喜。《玛丽和麦克斯》里有句醍醐灌顶的金句：“不完美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要学会接受。”联想自己，从小就有追求完美的冲动，随后的日子，就是不断克服这种折磨自己的奢望。

《玛丽和麦克斯》是一段友谊和互相慰藉的过程，平行世界里的黑白与彩色，意味着玛丽和麦克斯这对忘年交的心理色彩。而《蜗牛回忆录》则是打破自我牢笼的过程，“最糟糕的笼子是我们自己建的”也是一句启发我们放下负重的金句，萍琪是格蕾丝的指路人，这是艾略特设置的一个解读生活启示录的角色。《蜗牛回忆录》人物众多，叙事更为复杂。这对黏土动画来说，制作是极其繁琐的，艾略特在拍摄上极其注重用光，他的人物靠黑暗中的光亮来获得重生。

不喜欢人群，并不是一种疾病；人有各种障碍，治愈是迈向光亮的通道。我更喜欢《玛丽和麦克斯》，也许是因为那首老歌“Whatever Will Be Will Be”。顺其自然，才能接纳自己。

（作者系民盟上海文广影视集团委员会盟员）



▲《向前、向前、向前》水墨画 作者：叶雄

叶雄：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连环画艺术委员会委员、上海中华书画协会理事、上海民盟书画院执行院长

我们一家的文联情缘

●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 吴新伯

亲历者说



▲吴君玉、徐檬丹、吴新伯一家在上海市文联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阅读会议材料

在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75周年之际，上海市文联副主席、民盟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委员会副主委吴新伯特别撰写纪念文章，回顾他们一家与文联的不解情缘。

说起我们一家和上海市文联的情缘，那得从我小时候替父亲来文联买东西说起。那时应该是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各种物资还有些紧张，那几年的夏天，坐着71路公交车来到静安寺附近的文联大院买配给的啤酒和西瓜成了我对上海市文联的第一印象。进门大院里那一棵大大的树，树下的一大片绿荫也成了我最深的记忆。可是谁能想到，多年以后和文联也结下了不解之缘，还成为了其中的一员，并在它的呵护和培养下渐渐成熟。1998年的夏天，我刚

从当时黄浦区的新长征评弹团调入上海评弹团不到两年，为了准备参加第二届中国苏州评弹艺术节比赛，我创作并演出了短篇评话《夜走狼山》，作品以皖南事变为时代背景，讲述了在当地老乡家待产生下儿子的高新军女战士刘大英，为了找寻部队，带着刚刚生不久的孩子夜走狼山的故事。然而这个作品在团里的试演中引发了比较大的争议。

作为一个刚刚开始自己创作作品的青年人来说，这种打击是巨大的，一时间甚至有点不知所措，艺术上的自信心被一扫而光。就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接到了时任上海市曲艺家协会秘书长梅平老师的电话，她告诉我，协会和王汝刚主席都知道了我的事，决定组织专家和老师们召开一次演出讨论会。对这个好消息一开始感到有些懵，慢慢才缓过神来——上海曲协为我一个青年演员遇到问题的作品专门召开讨论会，这是对我莫大的支持。几天之后在上海市文联的会议室里，在当时的曲协主席王汝刚老师和秘书长梅平的主持下，我演出了自己创作的短篇评话《夜走狼山》，作品得到了业内众多老师们的肯定和赞扬，大家一致认为作品虽短但通过人和狼的遭遇、对峙、战斗和解的过程展示，描写了人性中战与和的转化及特定环境下的妥协，是曲艺中比较新颖和深入地写人物说故事的一种尝试，值得鼓励。

专家们的肯定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和动力，会议之后梅平老师又将讨论会上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带到了我所在的上海评弹团的领导，这些意见和建议也得到了团领导的认可和支持，于是《夜走狼山》顺利地参加了当年在苏州举行的中国评弹艺术节比赛，并获得了创作金奖、表演银奖。一年之后在上海曲协的不断打磨和扶持之下，《夜走狼山》又荣获了第三届中国曲艺牡丹奖文学奖，可以说这是曲协为我召开的一次讨论会改变了这个作品的命运，也让我满怀信心地走上了以创作带动表演、用演出促进创作的自编自演的艺术道路，这也成为了我艺术道路上的一次重要转折。

之后的多年里我在上海市文联、上海曲协的关心培养下，多次荣获了牡丹奖表演奖和节目奖，在艺术道路上越走越稳。我也慢慢地从一名上海曲协会员成为了曲协理事，2006年4月上海市文联第六次代表大会举行，我有幸成为了这届文代会的798名代表之一，更有意思的是我的父亲吴君玉和母亲徐檬丹也是这一届文代会的代表，一家三口皆代表成了当时那届文代会上的一段佳话，也见证了我和一家人和文联的不解之缘。如今母亲已经90高龄了，但每年的冬夏两季都会收到来自文联的慰问信和当季的礼物，妈妈都特别喜欢，一个劲地说好。今年夏天收到了来自文联赠送的声控电风扇，从此之后“小爱小爱请开机”“小爱小爱请关机”的声音常常回响在我们的家里，听得出妈妈每次叫小爱的时候她的心里是非常开心的，这种开心或许是来自于老人家的风趣幽默，亦或来自于她对文联的情感。

这些年我也在上海市文联领导的培养和关心下当选了上海曲协第七届副主席、第八届主席，连任第九届主席，并于2023年5月当选为中国曲协副主席。这些荣誉的取得，离不开文联，离不开曲协。

如今我站在了当年王汝刚主席站过的地方，有一种长大后我就成了他的感觉，也倍感责任重大。当年可能觉得自己冲上牡丹奖就可以了，但现在不同，心中要有上海曲艺，要为上海曲艺布局，寻找突破点。在最近几届的牡丹奖评选中，上海曲艺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第十一届黄震良获得了表演奖，第十二届上海评弹团中篇评弹《战·无硝烟》荣获节目金奖，第十三届青年滑稽演员阮继凯得到了新人奖，陈魏、陶莺莹、潘前卫、陆锦花、钱懿、朱琳入选了“艺苑精英”全国优秀青年曲艺人才培养计划，而老一辈艺术家董双春、赵开生更是荣获了中国文联颁发的曲艺艺术终身成就奖。今年10月为青年演员创演新作品专门举行的“曲苑芬芳”曲艺作品展演提升活动在嘉定举行，我们不但提供平台让青年演员一展风采还组织专家对每一个作品进行讲述点评，提出意见建议帮助他们提高和完善。“唯实杯”青少年曲艺大赛，我们坚持了10多年，这是上海青少年曲艺的一次盛会，也是对上海青少年曲艺培养教育工作的一次促进和检阅。正如王汝刚主席一直叮嘱我们的，青年演员的成长成熟和青少年曲艺的培养工作事关曲艺事业的未来，你们一定要放在重中之重。而我们正在市文联的领导下和协会同仁们的共同努力下认认真真、脚踏实地地做着工作。

“小爱小爱请开机”“小爱小爱请关机”此刻楼下母亲又在和小爱说话，我突然觉得这不单单是一位耄耋老人和当代智能AI的对话，更像是传统艺术和年轻受众的交流，这个看似简单的智能风潮，或许也是我们面对的一个课题，文联赠给我们的不单单是夏日里的一股清凉或许也是秋冬季节的一道思考题……这就是我们一家人与上海市文联的浓浓情缘，细细说来感动而有趣。

责任编辑 任晓慧 xcb@shminmeng.com